

[Special Contributions]

Rooted in Rural Culture, Practicing Living Aesthetics: An Interview with Mr. Xu Bin

¹WANG Zuyou ²XU Bin

¹Taizhou University, China

²China Writers Association, China

Received: June 28, 2025

Accepted: July 13, 2025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WANG Zuyou & XU Bin. (2025). Rooted in Rural Culture, Practicing Living Aesthetics: An Interview with Mr. Xu Bin.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3), 001–008,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3.001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3.001>

Abstract: XU Bin is a renowned writer and cultural scholar from Ma'anshan, a city celebrated for its poetry and literary heritage, where he grew up by the Yangtze River and was brought up by literary classics. His essays are deeply rooted in rural culture, exploring the spiritual core of agrarian civilization. For instance, his essay collections *The Language of Vegetables* and *Vegetable Almanac: Notes on My Farming and Reading* weave reflections on nature and life through the growth cycles of seasonal vegetables, serving both as an “ecological vegetable chronicle” and a “guide to life aesthetics”. *The Screaming Farm Tools* traces the history of farming civilization, bridging academic research and public readership. This cross-disciplinary practice, “from field to study” imbues his works with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social education value. His *An Illustrated Biography of the Half-Branch Plum* is the first national biography of a renowned plum tree, significantly advancing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historic villages and flora while revitalizing 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cultural heritage. Xu Bin's literary work inherits the tradition of pastoral writing, unifying the intellectual's spiritual pursuit with the practice of life aesthetics. It reawakens readers' memories of and emotional connection to pristine ecosystems, offering resistance to “alienation” and inspiring the pursuit of high-quality living. His contributions also provide rich insigh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rural culture in the socialist era. In the spring of 2025, he founded Anhui Province's first “Xu Bin Rice Culture Workshop” at the Longmen Rice Planting Family Farm in Hexian, combining scholarly discourse with hands-on farming. By integrating life with rural traditions and creative work with rice cultivation, he enriches his own existence while contributing to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Rural culture; agrarian civilization; life aesthetics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WANG Zuyou is a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WANG, born in Hexian County, Ma'anshan City, Anhui Province, graduated from the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with a Master of Arts degree; graduated from the East Asian Scholars Graduate Program in American Studies at Yale University; and received his PhD in Literature from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of Xiamen



University. He spent one year at Chatham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XU Bin, born in January 1963, is a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 member of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aohu Lake Cul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 director of the Association of Critics, and the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the Hexian County Cultur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nd the Hexian County Writers Association.

紮根鄉土文化、實踐生活美學 ——徐斌先生訪談錄

¹王祖友 ²徐斌

¹泰州學院;²中國作家協會

摘要:徐斌是喝長江水長大、飽讀詩書的詩歌名城馬鞍山的著名作家和文化學者。徐斌散文紮根於鄉土文化,深入發掘農耕文明的精神內核。例如,散文集《蔬菜物語》《蔬菜月令:我的耕讀筆記》通過四季蔬菜的生長週期,串聯起對自然、生命的思考,既是一部「生態蔬菜志」,也是一部「生活美學指南」。《尖叫的農具》梳理農耕文明史,成為連接學術研究與大眾閱讀的橋樑。這種「從田間到書齋」的跨界實踐,使他的作品兼具文化傳承與社會教育功能。他的《半枝梅畫傳》是全國第一部名梅傳記,對於探索傳承名村名木文化,煥發文化遺產時代活力,極具推動作用。徐斌的文學創作繼承田園書寫的傳統,展現出當代知識份子精神追求與生活美學實踐的統一,喚醒了讀者對原生態的記憶與情感共鳴,為抵抗「異化」,追求高品味、高質量生活,乃至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新農村文化建設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深遠的啟迪。2025年春天,他在和縣龍門水稻種植家庭農場創辦安徽省首家「徐斌稻作文化工作室」,既坐而論道,又躬耕勞作,試圖把生活與鄉土、稻作與創作結合起來,讓自己的人生更加充實,同時為本地經濟與社會發展作出貢獻。

關鍵詞:鄉土文化;農耕文明;生活美學

王祖友:徐老師好!很榮幸在闊別多年之後,再次和您相聚,我很想就您的文學創作和文化實踐跟您求教。先從引起我特別關注的事件開始請教您吧。

2013年「半枝梅的傳說」入選馬鞍山市第四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名錄,2023年您被確定為和縣第六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半枝梅的傳說」專案代表性傳承人。請詳細談談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徐斌:王教授太謙虛了。相別多年,當刮目相待。當年一起在中學教書、寫詩,現在我還在中學教書、在中學退休,您已是博士、博導、外語學院教授、著名文化學者,感覺已有天壤之別。向您學習。感謝您的推介。

馬鞍山市和縣功橋鎮豐山杜村的這株古梅樹,高達丈餘,枝繁葉茂,為北宋「歌豪」杜默手植,至今已有千年曆史。此梅又稱宋梅、宋時梅、半枝梅,名播古今。杜默栽下名梅以後,歷代名士來此尋訪梅花,留下不少詩詞名篇。但是,由於年代久遠,關於植梅人杜默籍貫、生平,關於梅樹身份、關於半枝梅得名緣由,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我本來就比較關注地域文化,也因此被確定為「半枝梅的傳說」代表性傳承人,我對此應該有所作為。我們每個人來到世間,都帶著使命,有大使命,有小使命。這種使命是一種礦,是一種資源,需要開發。

在中國植物文化中,梅花是經典的意象,是獨特的存在。它可觀花,觀葉,觀果實,觀枝條。它不與百花爭豔,獨自在嚴寒時節盛開,象徵著堅韌不拔、迎難而上的高潔品質。我對「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的梅花情有獨鐘,對「凌寒獨自開」「不隨世俗任孤行」的「樹格」極為景仰,於是自賦使命,幾十次踏訪豐山杜村,看梅園,與杜氏族人交朋友,查古文獻,進梅博物館,多管道找尋史料和圖片,寫研究論文和文學作品,同時關注、參與豐山杜村名村改造工程,撰寫完成 33 萬字的傳記《半枝梅畫傳》一書。這是全國第一部名梅傳記,對於提高歷史名村知名度,增強名村建設軟實力,探索傳承名村名木文化有效途徑,活化文物資源,煥發文化遺產時代活力,可能會產生一定的作用。還要說明的是,在撰寫本書過程中和本書出版以後,我多次到和縣中小學、各社區宣介半枝梅,到馬鞍山市博物館「橫江論壇」推介半枝梅,在報刊發文推廣半枝梅,每次訪梅必發朋友圈宣傳半枝梅,把學問做在大地上,力求讓文物活起來,服務於地方文化。

王祖友:徐老師,您有一雙善於發現的眼睛啊,其實我老家離功橋鎮豐山杜村更近,我卻對半枝梅的傳說聞所未聞,直到對您的事蹟有所耳聞,才知道這麼回事。三十年前我們還曾經是同事,但我都不知道您是作家,可見我們生活中可能有「熟悉的陌生人」,今天能跟我聊聊您的作家成長道路嗎?我也曾經有過文學夢呢?

徐斌:謝謝王教授鼓勵。以前不是作家;現在也只是一名寫作愛好者。

我的寫作可以從閱讀說起。2004 年,曾發表過散文《有多少書可以重讀》,回顧了我的閱讀過程。轉錄如下。

我在烏江鎮街道讀初中時,中午在農具廠食堂搭夥。炊事員大媽知道我家裏條件差,同情我、照顧我,我打二分錢的青菜湯,她會在湯裏沉下一個值一毛錢的五香蛋。我在感受著溫暖的同時,也很有些自卑,於是中午經常留在教室裏讀書。在霸王廟(當時烏江中學所在地)讀高中後,家境也沒有改變,因而午餐時常常溜到校外駐馬河邊,斜靠在河堤草地上,啃些文字和故事充饑,也並不覺得餓。

我當時讀的書大半是從增鋒(他比我大幾歲,我喊他哥)那裏借閱的。他當兵退伍時,從部隊帶回來不少書,如《紅岩》《林海雪原》《白求恩大夫》《第二次握手》,還有魯迅的許多作品。我自己擁有的第一套書《山西短篇小說選》(上下冊),是讀高中時用助學金買的,距今二十四五年了。我如饑似渴的讀書,和許雲峰江竹筠一起體味鬥爭,和少劍波小白茹一起體味愛情,和白求恩、丁潔瓊等體味工作和生活,我從他們身上受到鼓舞,原本艱難的歲月居然在快樂中不知不覺地走過了。

上蕪湖師專中文系後,我如饑餓的人見到了麵包,一頭紮進了圖書館。中文系只安排上午上課,所以我下午基本上是在圖書館度過的。星期天就靠在床上看書,從早晨睜眼直到深夜,一天能啃完一部三四十萬字的長篇。中外文學史上提到的許多名著都是在那時看的。讀書的感覺就像進了理髮店,進去前蓬頭垢面,出來後白面書生。傑克·倫敦曾用餓狼比喻讀書人,我想人真應該做一隻狠狠吞書的餓狼。

以後分配到學校教書,讀書條件漸漸好些了,我自己陸陸續續買了一些書,學校圖書室有幾萬冊書可看,偶爾還可跟朋友借閱。像海翔先生、湯平方先生都有不少藏書,書是他們家裏最美的風景。本來可以讀更多的書的,可是卻因為忙,或因為心思分散在其他瑣碎拉雜的事情上,反而沒有時間或沒有心情讀書了。

每當夜閑獨處之時,我喜歡反思流逝的歲月,拷問自己的靈魂。誠然,讀書有讀書的苦惱,讀書人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書本當作現實,沉在書裏有大自然,出了書就不適應了。尤其是公關和交際,活像一頭被蒙住眼睛的蠢驢,處處顯得被動。然而一個人如果遠離書籍,就會蛻變得膚淺庸俗,以致言語無味,面目可憎。少打幾圈麻將,少看一部泡沫劇,少一點勾心鬥角,少一點爭名奪利,用心讀一讀有益



的書——像《瓦爾登湖》《生命不能承受之輕》一類教人思考的書，可以把人從忙碌沉迷的現實提升到一個較為超然的境界，一切日常引為大事的焦慮、煩悶、氣惱，以及一切把人牽扯在內的擾攘紛爭，這時就都不再那麼認真了。讀書人可能不為世俗所容，卻不妨礙他成為一個精神的貴族，讀書人也許顯得柔弱單薄，然而他言談舉止之中往往透出仙風道骨。書把人熏陶成了浪漫主義者，他雖然過著現實的世俗的生活，但他的目光永遠地向著高處。

所以不能間斷讀書。有多少書可以讀？——所有能夠使人上進，使人度過艱難，使人脫離粗俗，使人提升境界的書，比如從過去到現在給了我許多力量的書，都可以讀。有書作伴，一生平安。（載 2004 年 6 月 11 日《巢湖日報》，後收入 2009 年出版的讀書筆記《行走文字間》）

其實在小學階段，我已開始課外閱讀了。那時跟家裏人上烏江街去，就喜歡坐在街邊讀一兩毛錢一本的小人書。讀初中時，有一兩年夏秋季節，晚上經常與增鋒母親（我喊她孀），到村莊北面龍潭聽螃蟹，一晚能聽一二十斤，次日早上用稻草紮好送上街賣，好像價格是五六毛錢一斤，兩家對半分。賣螃蟹時，我就坐在書攤子邊看小人書，螃蟹賣完了，書也看完了。上大學以後、工作以後，閱讀視野打開了，除了讀愛情，也讀自然、社會、生活，閱讀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近二十多年來，我的閱讀是廣泛閱讀與專題閱讀的結合，每個時期的專題閱讀，又隨著寫作內容變化而變化。但我最喜歡讀的書有幾本，比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比如《魯迅全集》中的某些作品，比如《瓦爾登湖》，比如《一個人的村莊》，比如《村莊裏的中國》，比如《論語》。書籍確實是全人類的營養品，對人的影響是巨大的。我甚至認為，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閱讀也是區分人與動物的標誌之一。時代發展到今天，一個人不閱讀還怎麼立足，還能夠稱為人嗎？

我的寫作，從小學階段開始，從寫信開始，如果能稱為寫作的話，那時我家境貧困（很多人家都窮），經常得到住在南京的志剛舅舅，住在上海的姨婆和以發舅舅接濟，送煤球啊寄錢啊什麼的，姨婆那時可能在服裝廠上班，她收集各種零碎的布頭，裁成邊長約 10 公分左右的三角形，先拼成面，再做成一對枕頭套，寄到我家來。那時我母親還在，她讓父親寫信表示謝意，但是父親不寫，結果母親只得讓我寫。我從小就能體諒母親，雖然認字不多，話也說不周全，但我還是寫了，寫過讀給母親聽，母親說行就寄，不行就改。兩位舅舅收到我寫的信，總是回信鼓勵我，母親也誇獎我，後來經常寫信，可能文字方面有所進步。不幸的是，我念五年級時，母親離世，成為我心頭永久的痛。隔了幾十年的時光，回望過去，我似看見母親模糊的背影，看見我當年寫下的歪歪扭扭的信。史鐵生年青時壞了腿，常常無緣無故地發火，給他母親造成很大的痛苦。他成為作家以後，感歎說他母親那時勸他學習寫作，以改變心境；他寫出作品時，母親卻不在了。史鐵生是大作家，我不能和史鐵生相題並論，但懷念母親的心情是一樣的。

上了初中以後，我好像在寫作文方面悟到一點門道，喜歡聯想、引用、模仿，顯出一點特長。那時候教科書中經常引用毛主席語錄，用黑體字顯示，我寫作文也引用語錄，也描粗，也不知道是不是不恰當。1977 年我在讀初三，看到一篇高考作文，好像是《在這戰鬥的一年裏》，寫個年青人夜以繼日地搞研究，我就寫個學生連天帶夜地讀書，受到語文老師兼班主任戴啟嵐老師表揚，被當作範文在班上讀。那時，和我同村的一個男同學，喜歡一個女生，讓我幫他寫情書。我哪會寫啊！於是大段大段抄書，引用一點名人故事，算是幫忙。後來這事未成，說明愛情是抄不來的。後來上高中、大學，什麼題材都寫，主要寫詩、小說，可惜只是在校刊校報上發過幾回稿，得過一兩回獎。工作以後，初寫論文、散文、讀後感，幾乎什麼體裁都寫，2009 年出版第一本書《行走文字間》。這本書都是讀書筆記。

出了第一本書，就想著出第二本書，自己編了一個集子，叫《願作蔬菜靜靜生長》，包含騎行、種菜、學音樂、讀書筆記、生活感悟等幾大類，投給幾家出版社後，都不要。我在寫稿、投稿期間，有幸認識先任《池州日報》副刊主任、後任《安慶晚報》副刊編輯的魏振強先生。由於他是和縣人，以前在和縣二中教過書，而我也



在二中教書，勉強可算同事。他是熱心人，常給我鼓勵與支持，後來還介紹我認識周華誠先生，是名作家，又做出版。當時，馬鞍山有個風起中文網，也搞出版代理。在與他們的交往中，我想到一個問題，就是寫作要有文體意識，體裁、題材都不要雜，或許便於將來出書。我不是名家，文字水準並不突出，寫作一定要考慮到為什麼樣的讀者寫作，在今天，不要指望有眾多閱讀者，能有小眾讀者就已不錯。

也是機緣巧合，從2014年10月起，種起菜來。於是就讀種菜的書，寫種菜散文。當時網上似流行偷菜遊戲，投稿基本是用網絡郵箱。當時還認識一位大學師弟，散文寫得好，他教會我用傻博士投稿軟件投稿。所以，那時發表散文也多，還在《安慶晚報》《安徽商報》開了專欄，《中國政協報》《洛陽晚報》《泉州晚報》等經常用我稿子，打開百度，輸入關鍵詞「徐斌/蔬菜」，可以看到很多文章。之後，通過風起中文網、周華誠先生，分別出版了《蔬菜物語》《蔬菜月令》，反響挺好。但是，後來圖書市場又低迷了，我已印出小樣的《蔬菜表情》至今未能出版。

2020年之後，連續出版《張籍傳》《尖叫的農具》《草木詩心》，到最近出版的《半枝梅畫傳》都一樣，把泛讀與精讀結合起來，並越來越趨向於把寫作與農村生活、地方文化結合起來，把學問做在大地上，力求讓文字像蔬菜、水稻一樣生長，像梅花一樣散發芬芳。前三本書都獲得省市級獎項。《張籍傳》為我縣迄今為止唯一一部獲得安徽省文學獎圖書。2023年，我也因此當選為中國作協會員，是和縣文學史上是第一人。

王祖友：通過您介紹自己青少年時期讀書學習的經歷，明白了您是如何成為愛讀書的人——讀書曾經是您的雙重食糧，也明白您能成為「和縣好人」「馬鞍山好人」是起源於您曾經得益於「好人」的恩情。這是您的生命原鄉，從這裏可以獲得解讀您的文學創作的密碼。您有沒有思考過您和其他國內外同類作家的不同之處？

徐斌：我的成長與寫作，確實得到了許許多多的人的幫助，對此我心存感激，並以自己的方式報答他們、報答生我養我的家鄉與土地。讀我的家鄉，寫我的土地。

我不清楚您所說的「其他國內外同類作家」中「同類」是什麼意思。您或許是指文學題材，即文藝作品的主題或內容，比如城市題材、農村題材、軍事題材、商戰題材、校園題材等。如果是這個意思，那我的寫作偏重於農村題材，也可歸入魯迅先生開創的鄉土文學題材範疇。我是非常敬佩魯迅先生的，他作品中的人物大致分為「看/被看」兩類，他同情弱者。我不喜歡所謂閒適作品，尤其是在民國時期那個民不聊生的時代，提倡閒適簡直就是無聊。我30多年前買過一本書，叫「閒適散文集」什麼的，裏面沒有魯迅先生一篇文章。今天，在我看來，這正是魯迅先生意義所在。不過，魯迅先生寫「三農」的作品並不多，他的鄉土作品的最主要的意義是對於鄉村生活的最初關注。

我雖然熱愛閱讀，手不釋卷，然而所讀有限，視野狹窄，不敢也不能與中外大家同日而語。不過，相對說來，我在選材上，切入角度都小，比如蔬菜、農具、草木，都具有開創意思，我的意思是說，就我的閱讀視野而言，在我之前，沒有人只寫蔬菜、只寫農具、只寫草木，我用的又是輕鬆活潑的散文筆法，記錄種菜過程，有故事，有感情，有思考，因而擁有較固定的讀者群，可能有三類：由農村進入城市有些懷舊的中老年人；家庭生活富裕、日子較為清閒的小資女人；熱愛自然、崇尚簡單生活的讀書人。

讓我評價自己的作品，有王婆賣瓜之嫌。姑妄說之，姑妄聽之。我所說的，更多的是一種追求、一種目標。

我以自己種菜的親身體驗為基礎，不僅記錄了種菜的點滴過程，如鋤地、播種、澆水等，還深入挖掘其中的生活哲理和人生感悟。將蔬菜的生長與人生的四季相聯系，讓讀者在感受蔬菜生命歷程的同時，也能對自己的人生有所思考。此外，散文中還融入了我對社會萬象、生活百態的觀察，以及廣泛的閱讀體會，使內容更加豐富多元。

我對自然、土地、蔬菜充滿了熱愛之情，這種情感貫穿於字裏行間。以一顆敏感、善良的心，關愛著園中



的每一株蔬菜,能感受到它們生長的努力和不易,對蔬菜有著憐愛的悲憫之心。同時,我由熱愛蔬菜和菜園,延伸到熱愛大自然、故鄉、母親等世間萬物和人類,情感純粹而厚重,能深深打動讀者。

在文字方面,力求清新雋永、靈動而不失深度,信筆揮灑卻洋溢著清新氣息。善於運用細膩且富有想像力的描寫,如「春韭菜發芽了,紅紅的、弱弱的兩片細葉,像剛孵出的雞雛,站都站不起來,更走不動路」,讓菜園裏的動植物鮮活起來。此外,我還能信手拈來古今中外的詩文、哲言妙句,使詩情、畫意、哲理、美趣相融合。

總之,我創作的種菜散文以其獨特的視角、深刻的感悟、真摯的情感和優美的語言,為讀者呈現了一個充滿詩意和生活情趣的菜園世界,引領讀者在閱讀中認識蔬菜、體味生活、感悟人生。

王祖友:昨晚您的書給我人生難得的一個閱讀體驗的第一次——讀完您的《尖叫的農具》,這是第一次通宵達旦地讀完一本書,整個過程猶如走在鄉村田野看四時農作,走累休息時又從田間地頭穿越到農具博物館,聽您解說體現農耕文化的農具及其發明、使用者的智慧,還有作為其同伴的勞動者的喜怒哀樂。在《尖叫的農具》中,「每件農具後面都有一段故事,都有一段人生,都有一段歷史。它們連接著農事、農業、農村和農民,是鄉村生活的見證,若干年後,可能也會成為農業的化石」(234)。它們在您的筆下真的發出了令人心靈震顫的聲音,成為一個漸漸消失的時代的代言者,您的書幾易其名,最終改為這一個,的確是有震耳發聵的作用。這達到您的創作所追求的目標了吧?

徐斌:改成尖叫,我覺得滿意。從內容上說是提醒,從形式上說是散文。這個書名確實改過多次,也請朋友幫忙改過多次。在此書已經定稿、即將出版之前,有天晚上我作了一個夢,在夢裏,我突然想到「尖叫」這個詞,非常符合我的心意。我想到挪威畫家愛德華·蒙克的名畫《吶喊》(*The Scream*),在我看來,主人公就是在驚叫。

在我出版的幾本書中,農具散文集《尖叫的農具》,獲過幾次獎,有些單篇作品在《湖南文學》《天津文學》《草原》《駿馬》刊登過,影響相對較大。我在和縣、馬鞍山博物館、安徽工業大學都開過專題講座,講座音頻被安徽省某音像公司買斷。

有朋友評價說:「該書以傳統農具為載體,通過文學化的敘事手法,構建了一部兼具史料價值與情感溫度的農耕文化檔案。」我個人覺得這本書有這樣幾個特點——都是事後總結的:

首先,它是農耕文明的搶救性記錄與文化傳承。本書以人類學視角系統性地整理了四十餘種農具,依照「整地、種植、灌溉、運輸、收穫、儲藏、加工」的完整農業生產鏈分為七輯。從犁鏵、鐵耙等整地工具,到木榨、紡車等加工器械,書中不僅詳述其功能,更通過農具的演變折射中國農業文明的智慧體系。例如「扁擔:鐵肩擔道義」的標題,既點明其物理承重功能,又隱喻農民的精神韌性。

這種記錄具有緊迫的搶救性質。隨著機械化農業的普及,傳統農具正以驚人速度消失。我認為:「農具的尖叫實質是人的吶喊」,是現代化浪潮中對農耕記憶的不舍與眷戀。作品與各地興建的農具展覽館形成互補,但文字獨有的「體驗與思考」賦予了文化記憶更鮮活的溫度,使其成為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雙重載體。

其次,它是文學表達與審美獨創性的整合。這些散文突破了農具說明書式的技術性描述,賦予器物以詩性靈魂,如擬人化敘事,鐮刀被描繪為「橫渡四季」的旅者,其刃上的光是「汗水的光,日月星辰的光」;木榨則被喻為「莊稼抵達的最後一座港口」,散發「勞作的芬芳」。這種修辭將工具從靜態文物轉化為承載情感的生命體。

第三,它是情感投射的深度表達:農具串聯起個人記憶,尤其是對母親的追思。書中描寫母親挑糞桶施肥的場景,「夕陽金黃的光灑在她肩上,橡膠皮帶吱吱作響」,糞桶的聲響與勞作的身姿凝結成「照亮一生的檯燈」。我有時覺得,它本質上是一部回憶錄,回憶母親,回憶農耕場景,回憶過去的歲月。

第四,它是對現代化進行反思。書名「尖叫」一詞構成核心隱喻。擬借農具的消亡,批判當代社會「利益最大化」導致的異化:傳統農耕中「熬糖稀般的甜味」「燉老鵝般的香味」被效率至上的功利主義取代,而「慢有慢的價值」,責任倫理,也在快節奏生活中逐漸瓦解。

第五,它是地域文化的學術探討與實踐。我作為和縣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非常關注和縣地域文化,重視田野調查。書中收錄的桅燈、駝峰(防雨農具)等器具,源自和縣善厚鎮、功橋鎮等地的實地採集。這種「在場性」使其區別於泛泛而談的農耕懷舊,或許可以成為皖江地區民俗志的重要補充。

總的來說,《尖叫的農具》試圖超越農具本身的器物志,它以散文為載體,在鋼鐵與木石的碰撞中聽見文明的「尖叫」,在汗水和泥土的交融中嗅到「勞作的芬芳」。本書用文字對抗遺忘,為消逝的農耕世界樹立了一座有溫度的紀念碑。我曾以這樣一首小詩評價拙著:「木礮磨煉人生,石碾轉動歲月//紡車綿延的日子/在鋼筋叢林裏靜默//唯有紙頁間的尖叫//提醒我們//大地曾怎樣呼吸。」

我在幾十次講座中,每次強調的重點,不是要大家回到手工勞作時代,也不可能回歸;我強調的是依附於農具其上的農耕文化精神,這就是:(一)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二)同心同德、共克時艱的精神;(三)尊重規律、實事求是的精神;(四)勇於創造、敢為人先的精神;(五)勤勞堅忍、樂觀向上的精神。這才是我寫作時最想達到的目標。

王祖友:看了您的簡介,您11歲就開始挑負家庭重擔,您寫杜默可能也是因其坎坷人生引起您的共鳴?「經過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和耐心等待,杜默終於魚躍龍門,成為杜村第一位進士,也為曆陽群增光添彩。」

徐斌:謝謝您的閱讀和梳理!形式上類似,凡事要堅持!苦難也能成就人生。杜默考試考了一生,到了50多歲才以特奏名任新淦縣尉,如果他不堅持學習、應考,他就難以獲得特奏名機會。我在失去母親以後,在很多好心人的關心下上了大學,可是,別人只是外因,努力還得靠自己。我從小寫信,到後來寫作,到成為市作協、省作協、中國作協會員,如果缺乏長期堅持,就不會有這樣的結果。我寫《張籍傳》用了五年時間,寫《半枝梅畫傳》用了三年時間(前期準備資料時間不算),也都是因為堅持。現在我在龍門水稻種植家庭農場成立了稻作文化工作室,每週要去兩三次,每次去基本都是一天,觀察、研究、組織研學和觀光等。在不長的時間裏,我們組織了多場研學活動,舉辦了開秧門儀式,申報省級科普基地並獲批准。我看到一片光,就在我們的前方。假以時日,也可能做點事情。也要感謝王教授在我工作室成立儀式的致辭。您說:

一個文學老師在本該安享退休生活的時候,依然苦行僧一樣工作,甚至直接去田間地頭勞動。這是我欽佩的徐老師的新的人生,不僅在教室裏傳播文化,還要把文章寫在大地上,這是何等的情操、情懷!看著他白髮滿頭、筆耕不輟我不禁想起布袋和尚的千古名詩。《插秧歌》:「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心地清淨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這首詩以插秧為喻,闡釋禪理,語言通俗卻寓意深刻。徐老師不是彌勒佛,他給家鄉人們的歡樂和啟發是遠勝佛理禪經的。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可以從徐斌老師身上學習到一些在書本上、教室裏學不到或學不好的東西。

我認為這是對我的認可,也是對我的鞭策。我堅信,時間用在哪里,掌聲就在哪里。以後的日子裏,繼續關注自然、關注鄉村,用踏踏實實的工作,為農場、農村的發展發揮餘熱。

徐斌作品目錄

專著:

《行走文字間》,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9年12月。



《蔬菜物語》，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5月。

《蔬菜月令》，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11月。

《張籍傳》，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20年8月。

《尖叫的農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

《草木詩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

《半枝梅畫傳》，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24年12月。

參與編輯、撰寫：

和縣第二中學校史編寫組：《和縣第二中學校史》，2017年10月編印。

巢湖文化研究會（編著），蘇士衡（主編）：《巢湖文化全書》，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年12月。

和縣地方誌辦公室（編）：《和縣文化叢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

和縣二中校本教材編寫組：《走遍和州》，2009年8月編印。

中共 and 縣縣委宣傳部：《英勇不屈的抗日女兵成本華》，2018年12月編印。

和縣文化研究會（編著）：《和縣，可愛的家鄉》，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21年11月。

和縣文化研究會（編著）：《和縣文化叢書（歷史名人卷）》，上海：上海文匯出版社，2018年3月。

安徽省和縣石楊鎮志編纂委員會（編）：《石楊鎮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22年9月。

馬鞍山市博物館（編）：《馬鞍山碑刻錄》，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25年2月。

和縣老年大學文學班（編）：《和縣古代藝文解讀》，2024年9月編印。

和縣老年大學文學班（編）：《〈項羽本紀〉研讀論文彙編》，2024年12月編印。

(Editors: LI Ruobing & Bonnie WANG)